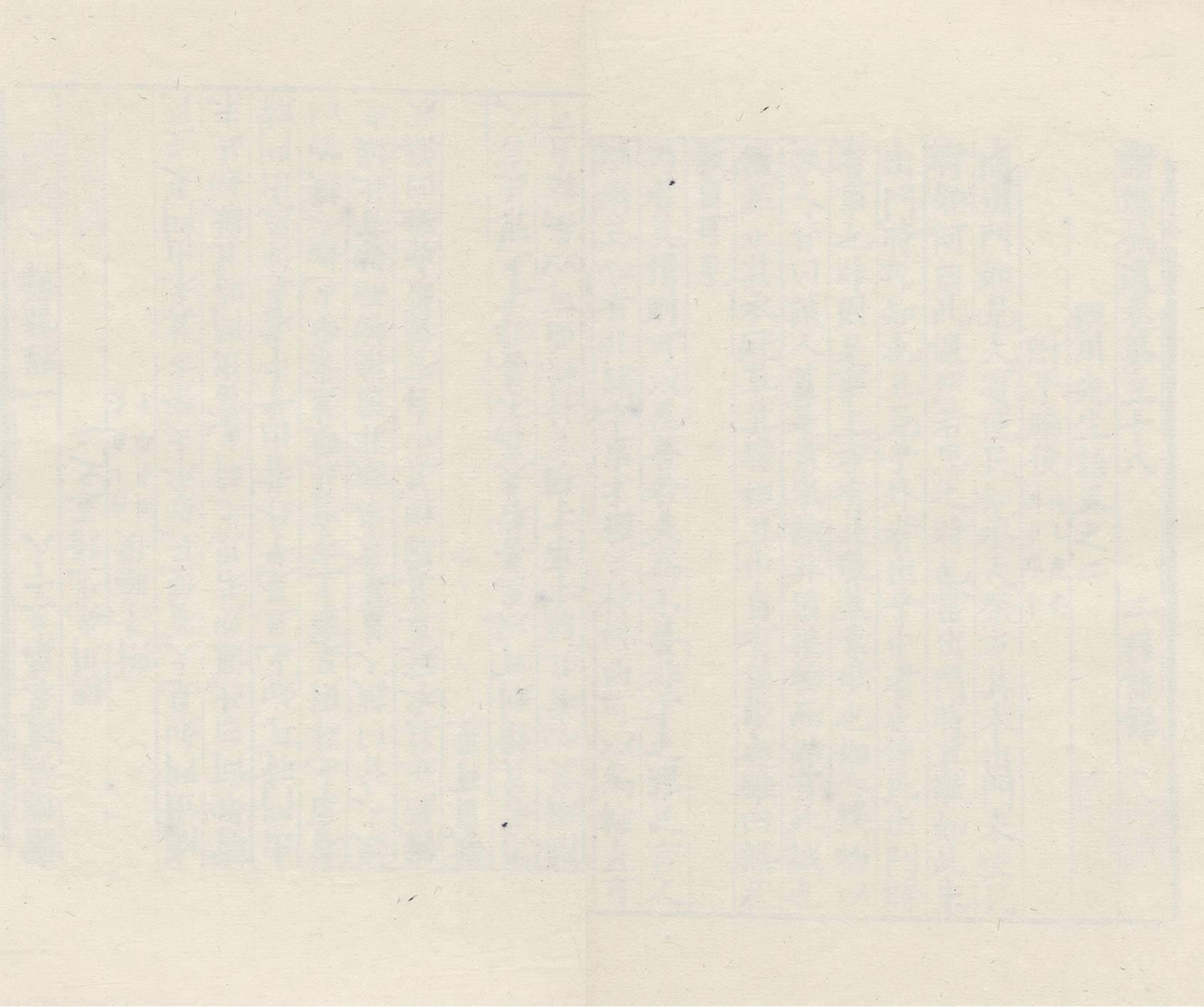


春秋胡氏傳纂疏

十三





春秋卷第十二

胡氏傳

後學新安汪克寬附錄纂疏

僖公中

襄王十有二年晉桓三十八 晉惠三十二 衛文十一 蔡穆十四 鄭文二十五 曹共五 陳宣四

秦穆十二年成七 襄三 穆十二 成二十四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

楚人滅黃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賊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

歸者既無死難乃旦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

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作郎之類是也出奔

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

禮諸侯其罪為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

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毗祭焉者矣於禮為合

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張氏曰書滅見夷狄

君死於其位其書滅者見音現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

伯連帥去聲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

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通

曰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國之滅皆不書以其君歸亦不書其君奔者蓋君

臣同力效死以守而待中國之救也故滅不書伐而

黃則書伐江則書圍齊不救黃其罪可知晉雖救江

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與不救無以異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杵公也 在位四年

十五年出子欽綱是為穆公十有三年齊桓三十九 晉惠四 衛文十一 蔡穆十五年

欽元年楚成八襄四春秋春狄侵衛左傳十二年春諸侯
秦穆十三楚成二十五城衛楚丘之郭懼狄
也難

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音去其行荒矣楚

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于簡書其業息矣然後狄

人窺伺斯義反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

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忘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

荒四夷來王見大禹謨蔡氏傳朝夕戒懼無怠於心

歸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

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於

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張氏曰

既滅黃而莫之恤狄侵衛之師所以肆行也臨川曰

此狄之強桓公未嘗膺之管仲猶存伯業方盛

狄人猶敢肆行伐邢入衛而城溫况今管仲已

亡霸業浸衰則狄之无所顧憚固其宜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于鹹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

男曹伯于鹹為戎難故諸侯成周齊仲孫湫致之

○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陽穀齊母及

襄王十有四年相四十一晉惠文五文十四蔡穆二

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

城杞也曷為不言桓公城之蓋徐莒魯

城杞也曷為不言桓公城之蓋徐莒魯

城杞也曷為不言桓公城之蓋徐莒魯

書地理志北海營陵臣瓚曰春秋謂之緣陵今維州昌樂縣屬今屬益都路維州昌邑縣

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

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

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

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

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杞薛淮夷遷都於則

其事專矣故前曰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直曰諸

侯无但小大之序諸侯者不繫之伯者之辭也但曰大夫者

不繫之君之辭也臨川吳氏曰元年齊以救邢之諸

侯城邢同在一一年諸侯猶且再叙今以會鹹之諸侯

敘著齊桓伯業之衰矣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

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繩證

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

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

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春秋

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

城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以

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

之說矣諸侯不專封專封而善僅可以贖過

義而乃以專封為德也專封而不善是冒王法而又

勤諸侯故異其文以見伯者之罪於專封而又有不

善焉皆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之意比緣陵於城楚丘

之功則楚丘善而緣陵不善矣比楚丘於王者之義

則桓公救過之不給奚膠祿賈哉春秋貴義不貴惠

貴正不貴功略小善而優大節以正待人而已矣

諸夏之志怠矣故經書詳不如城邢略不如楚丘亦

輕重之權衡也蜀杜氏曰書城邢以國言之皆善其
救患全人之國也楚丘緣陵曰城緣陵不
封而不與之也宋嘉呂氏曰城緣陵之
不如緣陵故以楚丘緣陵之例觀之當書曰城
而乃曰城邢例觀之當書曰城
以城邢之例觀之當書曰城
城緣陵蓋邢道也故詳書而不
救災恤鄰之道也故詳書而不
諸侯城楚丘以封衛故不曰城而曰城
以諸侯而封諸侯非王法也楚丘之
書諱之也若緣陵侯則以淮夷病杞之
城以遷之獨未至如衛之已城而後
諸侯而不序則其功亦有不錄者矣魯
功器用不具城池未固不若城邢之
侯然杞未滅特不待其自遷而城緣
封衛之專故諸侯以凡卒而不削蓋
若城邢而功亦劣於楚丘也國氏曰
城杞城也孰滅之蓋徐宮脅之按
城蓋前此城衛城邢皆在於既亡既
故亦以為已亡左氏所謂病杞者得其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鄆似綾反

鄆子曷為使乎季姬來朝內詳也非使來朝使來
請已也鄆國傳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已也朝不言
使言使非正也以病鄆子也張氏曰鄆國禹後姒姓漢
屬東海郡晉屬琅耶今沂州承縣東北有鄆故城又有
鄆山屬沂梁路

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

是也紀伯姬紀叔姬杞叔姬鄭伯姬其未適人者欲

有所別筆列反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文十二年

及僖九年伯姬卒皆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

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

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何氏曰使者臣鄆子國君而

季姬使之朝病鄆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

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

於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

後梁陽傳孟光擇對不嫁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鸞聞而聘之及嫁以裝飾入門鸞不答光請曰切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戮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鸞曰吾家欲得之人可與得隱深山爾光更為推髻着布衣共入山變而不失禮中以耕織為業肅宗聞之求鸞不得

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其別也故稱

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鄆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戒也

明年九月歸鄆是季姬先與鄆子遇而後嫁也此季姬之行不正可知矣尚氏曰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曾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適鄆子淫佚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故甲鄆子使乎季姬以賤之張氏曰僖公愛女而自擇配鄆子聽其使而朝魯請之夫婦之始而不正如此書之所以譏魯也魯之未嫁之女而與鄆子私相邂逅是淫也臨川吳氏曰春秋充十二

奔也姬既私遇之後使鄆子朝魯而請婚姬不足責也僖公不能正家如此何以居人上乎王氏曰鄭徐吾犯之妹美使之自擇所配至於兄弟相殘以亂鄭國之政魯秉周禮而季姬與鄆子道淫如此僖公正始之道亦可愧矣愚按春秋書及及者為主以季姬為主則其與鄆子遇而使來請已可知矣○炎氏曰左氏謂季姬歸明魯未嫁夫也若魯夫不朝季姬使之朝按稱季姬歸明魯未嫁夫也若魯夫不朝季姬使之朝子遇又明年歸于鄆明此時鄆子請娶之若言魯之處女不當與諸侯會則文姜哀姜淫佚至甚劉氏曰若實來寧何故再書其歸乎把伯姬來何以不書歸乎實來寧何故再書其歸乎把伯姬來何以不書歸乎之不然然春秋之世閭閻不嚴男女之別亂如文姜比年出會里巷匹婦尚或耻之則季姬出遇恐有此事然女子許嫁笄而字書曰季姬則字也婦人書字許嫁之笄也豈其許嫁于鄆而未歸于鄆故遇之而使來請已乎何休謂季姬許嫁于鄆而未歸于鄆李姬及鄆子遇使來請已未知何如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林

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杜氏曰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愚按在今平陽路霍州

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替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百

川沸騰山澤萃崩十月之變崔嵬也山崩川溢災異之大者言

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

指其事應去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

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國將

天乃先出災異以謹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

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

欲止其亂也李氏曰服虔曰沙鹿山名鹿山足林屬

郡曰鹿鹿書元后傳云后祖王翁孺自東平陵徙魏

山足也謂山連足而崩爾詩山豕萃崩猶以為異此

異之甚也趙氏曰公羊云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此

入下記異也凡山崩不係國者以其自有常變不此

墮星退鶴也劉氏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守之山

不可以係國也聖人庸能獨知沙鹿崩為天下異乎

春秋卷十一又曰沙鹿河上之邑亦非也此自山名之不須繫山

者以可知故也如禹貢桐柏積石皆不繫山愚按文

定於梁山崩言為天下記異則沙

鹿之崩疑亦非止一國之異矣

秋侵鄭入衛伐邢滅溫而至此霸圖弱而王室卑諸侯

受禍若桓○冬蔡侯肝卒獲于莘莊十九年留卒於楚

公之愈也○冬蔡侯肝卒獲于莘莊十九年留卒於楚

而立諸侯時卒惡之也非也臣子慢則赴不具日月春

此君不改者因文以見也若必以惡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十有五年

七年

革面而即諸夏以即諸夏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盟且救徐也盟于牡丘尋蔡丘之

之會也謂氏曰牡丘齊地與匡近匡國也遂次

于匡遂與魯傳遂繼諸夏之地也四塞諸夏之關也遂次

襄邑縣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同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大夫于匡以待之殺蔡

善救徐也同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

尊省文別尊卑也同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

楚都于郢距徐亦遠郢在江之南乃今之江陵徐在

必越宋陳蔡而舉兵伐徐暴橫去憑陵之罪著矣徐

在山東與齊密迹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同齊

之救徐非專為存徐計亦自為也徐近於齊楚人伐

之所以震齊之鄰其為謀深矣楚人得志於徐則必

乘勝造齊春秋左傳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

盟于牡丘見音現諸侯救患之不協矣張氏曰蔡丘

聽命矣此為楚人伐徐而合諸侯即驅之討楚救徐

可也又從而盟之諸侯不一故也人心已一而復亂

非伯主救災恤患之心怠而人始解乎君子屢盟亂

是用長此心之盛衰霸業之所從而盛衰也諸

侯之心皆疑不足書次于匡見霸王號令之不嚴矣

向氏曰言次者譏諸侯緩于仁恩既約救徐書大夫

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

志怠矣桓公倡伯四十餘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今

且應之而不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

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

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

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凡救高

奔命而往救次失救道也諸侯既約救徐而遣大夫往救者惡諸侯

合八國之衆以救徐而言次甚譏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盟始

將始於楚救而丘桓公為之也愚哉霸者之事假借仁義之名

營之濟其利欲之既遂則私故欲之未遂則後能為焉謀度而經

也心為孟子言以誠是則始勤苟且而後則後能為焉謀度而經

師及也陳列序諸國則書會此不三年言會而師及既諸侯而

君故書春秋之法以統之蓋當時諸侯雖以其權畀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方傳不書朔與秋七月齊師曹師

伐厲此有厲鄉張氏曰兵法攻所必救厲在徐楚之間

所不楚之必救明以解徐也然繼此楚敗徐于麥林則厲在

伐同役之曹矣高氏曰諸侯大夫救徐而齊侯獨帥曹

中國之威已頓矣愚按厲在今峽州路隨州此伐厲以

救徐與伐楚救江正同然春秋不書以救者厲近徐而

兵猶愈於陽夏父之用也八月螽斯九月公至

自會相德衰故危而致之幽傳曰桓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

會凡二時而有七公自正月如齊因會盟暴師于外已

見始歸也劉氏曰杜云來寧不書此書者明中絕非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震夷伯之廟震之也於是何

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何以書記異也

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

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去聲也子本程天人相感之際微矣

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夫展氏之祖父夷

謚伯字大夫穀梁以為因此見音現天子至于士皆有

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考廟王立七廟曰

廟顯考廟祖考廟有二考廟王立五廟曰考廟王考

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大夫立三廟曰考廟王考

廟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考廟王考故德厚者流光德

薄者流卑故天子遠及七世士祭祖而已是以貴

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祖契為殷祖棄為周

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

雷霆不善之積蓋亦如此然天之怒擊每在於惡稔

而人無不加誅之後春秋書震者惟此事爾詩云敬天

出王無天曰且及爾游衍君子知天之日監而畏其

威如此所以事天也齊鄭氏曰天子展之子曰公

孫夷伯范氏曰夷伯之廟過制高氏曰不曰公孫者

大夫三廟宜毀而不毀故貶之也趙氏曰公穀並

云晦冥也據十六年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成十六年

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並書晦朔則知晦者晦朔之

晦耳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何得於此

數之證穀梁成十六年傳云夷伯季氏之字微者稱夷伯

獨名也晦冥乎公羊又云夷伯季氏之字微者稱夷伯

大之也天戒之故大之按褒貶當以義類豈有為天

冬宋人伐曹

左傳討舊怨也襄陵許氏曰同盟始自桓

桓伐宋宋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曹方伐厲救徐而棄

襄志之私也家氏曰宋襄於桓之方存已有圖楚人

霸之心其後執滕圍曹張本於此春秋所識也

敗徐于婁林

張氏曰今在泗州臨淮縣書以見楚之獨勝而救徐之

威不立伐厲之謀無補也

天下之諸侯以揆戎狄存中國也楚伐徐桓公合八國

之眾盟于牡丘次于匡以救徐為之伐厲而徐卒敗於

楚人不數年宋楚爭盟執宋公以是為盟主病矣

而返故書楚人敗徐于婁林以罪之

後其上世為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

以異徐始稱王王非諸侯所當名也故夷狄之

自莊二十六年見經僖三年取舒十七年伐英氏昭五

年伐吳皆稱人昭四年會申楚人執之三十年奔楚皆

稱子獨此年與文七年伐莒並卒號內不使與中國同

外不使與夷狄等也

按有赴告則書無他義

陸氏曰穀梁云夷狄相敗志也

故狄之然杞

未嘗滅也

○子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始見經

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

納群公子晉侯承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

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

五東盡繞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亂秦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據桓十二年戰于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據蔡侯獻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據蔡侯獻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據蔡侯獻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據蔡侯獻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據蔡侯獻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據蔡侯獻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據蔡侯獻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據蔡侯獻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據蔡侯獻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據蔡侯獻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據蔡侯獻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據蔡侯獻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據蔡侯獻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據蔡侯獻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據蔡侯獻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據蔡侯獻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據蔡侯獻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據蔡侯獻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據蔡侯獻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據蔡侯獻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據蔡侯獻

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書伐者伐者之罪書及者被伐而及戰者之罪

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書獲者罪其不能效死與敵其

就執辱書以歸者罪其專執國君恃強不釋其今此專罪晉侯之皆音施去

幸災貪愛怒鄰慶鄭曰昔施無親幸災不祥怒隣不義而怨秦伯

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

同義曰辛君獲為重也君將不言師敗績亦君重

於師也君傷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亦君重

異文同義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如戰于大

敗績獲宋華元戰于艾陵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

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

為于偽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為貴君為

輕謂國時為君者不知其賤春秋正名

定分扶問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魯晉元

母也君尊卑輕重之分天冠地履之不可紊故春秋

以君為重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為先

舜命禹曰衆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也惟

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為民輕棄君親而

不顧者矣通曰近世賤臣借位有忍死為民之語其

帝唐朱政立襄王愠皆託以為民而濟其大逆者也

也非也凡為君而見獲苟不失民將焉取之顧春秋

者幸君獲為重耳

襄王十有六年齊桓四十二晉惠七衛文十六蔡莊

十一
宋襄七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于宋五隕星也
公羊傳曰
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

何也隕而後石也
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碎也耳

先也隕而後石也
星隕如雨見其隕視之石數之五隨其聞見

見其在後而記之
星隕如雨見其隕視之石數之五隨其聞見

宋襄公問焉曰
君將得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

喪而後言鶴六
鶴退飛過宋都

而察之則退飛
五石六鶴退飛記見也書視之則六察之則鶴徐

空疑結而隕六
鶴退飛過宋都

也春秋所書災
異皆率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尺廢之

宋而人言隕石
夷伯之朝震而致之之道故石隕于

也人言隕石夷
伯之朝震而致之之道故石隕于

異皆率合不足
信儒者見此因尺廢之

石之月重言是
月嫌同日

隕石自空凝結
而隕也

星墜於天半空
凝結至地而成石也

而得其數與名
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變

亦審矣此宋異
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音當時諸國

有非所當告而
告者矣

非常之變當內
自省而已非所以告同盟也

此所待於外也
奇物祿變之至則天之所以警人君

雖有堯湯之智
反以責其躬此無待於外者也

能畏天命乃反
以責其躬此無待於外者也

聖人因災異以
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

垂戒後世如石
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

氣致祥乖氣致
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

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
伯業五石墮六鵠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
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後五年見執六年終
人昭昭著明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
甚可畏也

不察哉星墮為石不祥也鵠退飛不順也朱
襄欲圖伯而無其德故天出怪異以警畏之
通旨問洪範配合庶徵有理否曰但不可泥如漢儒
牽合附會春秋西大兩震電庚辰大兩雪而隱公被弑
襄公被執癸酉春秋兩雨震電庚辰大兩雪而隱公被弑
兩木冰而成公季孫被執鵠來巢而昭公出奔豈不
是應驗是以人君須克謹天戒
列氏曰公羊謂是
月者僅速是以月也
朔天之所取期棄晦非偽之深者穀梁云石為無
知之物故日之鵠微有知之物故月之亦非也言是
月者宋不告日之鵠微有知之物故月之亦非也言是
亦微有知胡為而不月也
不日而月也
亦微有知胡為而不月也
不日而月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聚曰都都者直謂都城
亦不獨以民聚為義

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為稱

字聞諸師因斷髮曰春秋時魯鄉有生而賜氏者季友

仲遂是也劉質夫傳亦謂季友仲遂生而賜

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也卿蓋其說同出於程子也生

戴之勤亦只是時君子賜族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接立

之力此二君者不勝音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

生而賜氏俾世其官春秋識世卿莫甚於魯

氏季氏出昭公仲氏弑子赤皆世卿莫強季氏仲

春秋異而書之主人習其讀則未知已之有罪固曰

賢之爾昭公曰季友仲遂二公報其立已之經

恩故於其將卒賜之以氏命其子孫世世為卿

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賜族率以為常春秋諸侯以殊禮異數寵遇其臣至有賜族矣而賜諡如衛靈公之於北宮喜折朱鉏不特生而賜族矣宋立華氏魯立叔孫氏當時承嘉呂氏曰春秋之初公
之非公為大夫則稱公子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孫
書族且使之世世為卿矣是故曾有仲孫叔孫季孫
臧孫齊有高氏世世為卿矣是故曾有仲孫叔孫季孫
卻氏栾氏韓氏趙氏魏氏鄭有罕氏駟氏游氏皆出
卿也先王之禮制蕩然矣
友賢也非也言季友之賢不過書季子來歸足矣死
何乃復賢之乎且書季友云賢則書仲遂亦可謂賢乎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本穀記其卒

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

求者也內女為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共

叔姬亦出并不書卒祀伯姬歸祀四十餘年不書卒

葬疑必有故鄆季姬違禮故卒而不葬紀叔姬非夫

人以賢而卒葬之宋伯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賢婦死於義

而不回此行去聲之超絕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諡

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

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

之統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

素衣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魏明

和六年幼女淑卒上痛之甚追諡立廟葬于南陵取

甄后從孫黃合葬欲自送葬陳群諫曰下殤禮所不

備况未暮月而為制服卒朝素衣朝夕哭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魯者如取郟

音專成六

取郟

音詩襄

取郟

昭是也

是也

凡書

外事各言其國內事不言我外事如齊師滅譚齊人滅遂之類是也內事則取汶陽田取郟取邾之類是也未有書外事不言其國內事未有書內事而言魯者蓋言國以別內也

侯滅顛因會相伐兵而由此知項為魯滅無疑矣然繼事以滅之則皆書遂

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為于偽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

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郟襄公取邾昭公取鄆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為在君則當諱是

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為耳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

毗志周之意也詳見成六年張氏曰於此見聖人文

其人然後當罪也陳氏曰公猶在齊滅項非公命也向也費伯帥師滅郟非公命不書此何以書城郎常

則謹書之非常也故常事諱不及公則不書苟非常其來奔昭公在晉書莒牟夷來奔雖非公命皆非常也春秋必謹而志之家氏曰僖公德季氏擁佑之私

取卞昭在晉而意如納邾莒叛人每乘公出而肆其無忌由此年滅項有以啓之耳梁氏曰公穀皆云

諱而魯自取惡乎齊桓雖賢滅項非合義何得為之諱乎劉氏曰桓公與山戎戰春秋貶之降侯為人夫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皮彥反

姜氏

下魯國

下魯國

卞縣張氏曰在今襲慶府泗水縣大臣城項而止僖公刑已備類又遠會婦人于魯地此管仲既亡桓公志荒

蓋會海之後齊獨止公將執之以歸夫人齊女也聞公見止要齊侯于路而會之非齊侯已歸而再出會姜氏也婦人無外事魯之諸夫人聲姜頗為賢婦詩人以令

妻頌之而猶有此失蓋稔於見聞之非盲於禮義之正
是以好成人之美者惜焉高氏曰論其情則可矣而禮
則不可也小白入魯地而會九月公至自會左傳九

姜能無嫌乎趙氏曰參譏之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杜氏曰耻見
執託會以告廟莊氏曰桓會不致而今致桓公德衰威
信不著張氏曰公會諸侯而大臣滅人之國得罪於伯
主反因不討無政刑矣故謹之臨川吳氏曰以夫人會

齊侯故公於中路得釋而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
婦公未至齊故云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

白卒昭立之是在位四十二年左傳齊侯之無虧被殺宋納公子
蔡姬皆無子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
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贏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
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雍

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
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十月乙亥齊桓公卒
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

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東萊呂氏曰桓公雖
能用管仲仲孫夷狄伯諸侯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無正
心誠意格君之季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

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於不正也管仲且有二婦之失
豈能正其君哉宋嘉呂氏曰伯者之與小白爲盛王禁
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

三十年序績召陵而荆帖陳旅聶北而狄退獻捷于魯
而戎難弭陳兵車于淮而淮夷畏安攘之烈前此未有

也然小白一身盛衰三變伐即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
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鄆設施多舛遇穀盟扈檢防易肆
此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前震袞管仲死而廢

繩墨城杞貶也功於城邢救徐急於救許此成伯之後也功於城邢救徐急於救許此
卯襄王十有八年襄九齊莊四鄭文三十一曹共十一
穆十六年成三十三秦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

齊伐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鬪魚免齊師敗績

善救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
人戰宋敗齊師于鬪立孝公而還穀梁傳戰不言伐客
不言及言及惡宋也程子傳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
奪長其罪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也杜氏曰鬪齊

地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故宋師獨與齊戰狄救齊穀梁傳善

伐齊之喪奉少去聲奪長上聲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

救齊者善曾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本李氏集義曰以魯與狄

之救為善則宋伐齊喪為不正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

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為不稱人

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魯山氏曰諸侯伐喪不道

聖人哀中國無王諸侯滅義夷狄之不行義以兵救之

於伐齊之後則救者救無虧也書狄救齊於齊師敗

績之後時無虧已死齊無君矣故杜氏云救四公子

亦書救終善不及事然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春秋

者曲在宋也何氏曰戰言及所以別主客直不直也

以宋主齊不與朱襄伐齊也凡師直為壯曲為老僖二十八年書齊

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章欲孝公

於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

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

與也五年桓公定王太子鄭會于首止王使周公召

與鄭伯書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

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

之何也周禮曾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

立伯御宣王伐魯立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問宋

師及齊師戰是宋公也何以書師既敗之何以不書

重以襄公為輕矣問宋公伐齊為納昭非正也何以

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

以此張氏曰桓公自入國以來急於功利志於富疆

而度孽爭國宋伐其喪家子見殺國幾於亡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衛始書人

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狄稱人進之也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慕義而來

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

也隱氏曰狄稱人善救齊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

公攘戎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事在桓公

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太甚矣以直

報怨聖人之公也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以

怨報怨天下之私也懷怨抱憤必報復而不忘乃一

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今以德報怨是寬愛已身之常

民欲苟息禍患非禮之正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德報德今以怨

民於左衽而審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為尤先書狄

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音

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而憂中國其德遠也

隱氏曰衛嘗見滅於狄而齊桓封之桓死未踰年而

衛與諸侯伐之邢自以復存者桓公也於是不忍齊

之見伐而衛之無恩也與狄人伐之

宜得聲罪致討之師故人狄以進之見罪衛之深也邢

小國黨異類伐同姓或者逼於狄之命不得已與其後衛竟滅邢其怨雖未必不可基於此也國氏曰伐衛以邢為首者衛雖有罪而邢不當與狄連兵

襄王十有九年襄王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宋人

穆七年成三十四 **穆** 襄王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宣公

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稱人而執非伯討也

稱侯而不繫名與不名者也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

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

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

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也則齊宋

之間不與音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

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

為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乎執

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濫也信歸于京師而

於楚晉執郟伯既不以王命又不歸京師故稱晉人

子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執歸于京師而

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信歸于京師而

以正故亦書晉人信齊桓之盛江黃之遠

猶敘在聽命而滕自幽盟之後未嘗列於衣裳之會

今桓之後非有德義以服諸侯肆已之強一會塵二

君所以陵轢諸夏故書人以服諸侯肆已之強一會塵二

求伯也信宋襄志在繼齊桓之伯然去春首伐齊喪奉少以篡長今春首執滕子特強而陵弱諸侯然非有德義以服人心肆已之暴所以終於無

成也曹伯執得其罪又歸諸京師故以伯討與之餘皆執曹伯執得其罪又歸諸京師故以伯討與之餘皆
書人悉非伯討也然見執者皆不名惟此年滕子嬰
齊哀四年晉執戎蠻子赤書名蓋嬰齊自外於齊盟
蠻氏亂而無質故名以貶之也孫氏發
微謂嬰齊名者遂失國也於義亦通

夏六月宋公會人邾盟于曹南曹南曹之南鄙通問

宋大國君在是而曹邾敢以微者來何也曰宋方求合
諸侯非諸侯歸之也故君往而微者來盟陳曰邾文

公在焉其稱人何人曹邾以貶宋也屬薛疑於北杏曷
為謂之貶以明年鹿上之盟亦人宋則未嘗予宋以伯

也蜀注氏曰邾子會盟于邾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

之盟諸侯既罷邾子乃會之干邾故不言如會臨川吳

氏曰蓋邾子如會適遇宋公歸國及邾之境故言會盟

于已酉邾人執邾子用之公羊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邾子

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
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

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
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

為幸惡乎用之申无字曰五性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

血社也惡乎用之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

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臨川吳氏曰

其鼻以盟社也臨川吳氏曰蓋殺人以祭神臨川吳氏曰

南之盟而後期宋公使邾執之邾邾出仇因附勢而肆

虐用之惡也觀後日戕邾子亦出於邾則邾之虐邾必

自用邾子而天子不誅所以復出為惡與魯氏曰宋公

之盟曹南怒邾子不至故欲用之而子魚諫焉邾人修

宋盟安敢輒戮邾而不懼討乎宋既不討則意從可知
矣宋襄圖霸而縱容同盟暴虐與國何以求諸侯乎經
書邾子與蔡出子有皆曰用之而不書所以求諸侯乎
人所不忍言但曰用之則知其以人為用也惡之故謹
而日之諸侯終則名邾子不名史佚之愚按邾子稱人
則非微者明矣秋宋人圍曹公羊傳宋人圍曹討不服
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後動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
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關而以伐人若之何蓋
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也氏曰曹雖與盟而猶不服

盟于曹南口血未乾音干今復反扶又圍曹者討不服也

曹而與之盟故曹不心服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

治去聲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

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

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

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史大夫錯請諸侯之過削

其支郡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東都疾橫去議而黨

錮興錮興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危言深論不隱豪強於是

天子震怒速捕黨人自是正直放廢邪在滅結唐文

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用儒以朋黨相軋漢曰去河北

者指為黨人而逐之上深惡官官遂信訓注欲以詐

謀除累世之姦至於血流禁署禍及忠良訓注誅上亦憤崩故子夏為莒父宰問

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

事不成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所失者大矣國

遂僅一盟曹南而曹不服再盟度上會孟而束手就

擒於荆蠻矣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

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遊焉

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張氏曰齊桓之伯屈已去忿盟魯平宋以致諸侯先

近故也今襄公欲圖諸侯近於宋者莫如曹滕滕既

執矣曹方與盟已而復叛不從子魚內省德之言而

稱人貶也宋公欲合諸侯而亟修怨於曹諸夏之圍

宋居其土焉蓋自僖十五年間曹之以兵佐齊桓而

伐之至此憤其貳乃環其國都而攻之宣三年復圍

之哀之三年六年樂鬯向巢再伐七年又圍之八年

衛人伐邢

宋伐邢喪之罪而以報復為事罪之也

備不伐狄而伐邢是以人之言皆飾妄之辭也

○冬會陳人蔡人

楚人鄭人盟于齊

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盟

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所志者

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

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

據左傳稱陳穆公

曷為內則沒

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

音與下同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

現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

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

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伯業能制

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霸鄭伯首朝于楚

十八年

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

之也

後鄭者鄭為之下也

有陳非吾事蔡自會狄泉以往甘心南向不與中國

盟會鄭亦數同數異犧牲玉帛待於二竟陳蔡則屢

通於楚終春秋之世又二年復反盟于鹿上至

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

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

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

夷狄二以惡去聲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陳氏

曰楚初與諸夏盟也內不言公諱之也以其人楚不

可不人陳蔡以其人陳蔡不可不諱也家氏曰

序陳人為首陳倡盟也序鄭于下鄭首叛也此楚人

始會故諱公略齊侯書法特為謹嚴不與夷狄之盟

中國也張氏曰會不書公當從左穀楚欲得志於中

國父矣齊桓討而後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

侯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

侯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

侯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

侯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

侯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

侯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

侯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

侯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

侯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

侯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

侯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

侯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

侯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

侯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

侯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

申十有三國且用齊桓召陵之禮春秋欲諱之而有

不勝諱矣是知春秋貶于齊之盟所以謹禮於微慮

患於

早也

梁亡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遂城而君之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

士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其寇將至乃溝公

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曰此未有伐

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柰何魚爛而亡也梁

亡自亡也而於酒淫於色其自亡柰何魚爛而亡也梁

亡自亡也而於酒淫於色其自亡柰何魚爛而亡也梁

亡自亡也而於酒淫於色其自亡柰何魚爛而亡也梁

路元

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

乘人之危惡易去聲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

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本微

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向氏曰魚爛從內發百姓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朱子曰天一日一

健不能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古者諸侯朝修其業

今晝攷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無使惰音翰

淫而後即安語故克勤于邦大禹荒度待洛土功者

益曰禹也慄慄危懼湯檢身若不

及者伊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

民者無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

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

如火消膏以釜滅之而莫覺也而况好去土功輕民力

本左酒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本穀梁君

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其亡可立而待矣臨川吳

伯不能君國子民以致民逃其上秦因得以取其地

故不書秦滅梁而以自亡為文張氏曰梁國之亡禍

由於內如魚之爛外未見而內先潰矣春秋變法以

於頌而不自知也梁亡言國自亡而不之竟也李氏

漢帝禪末年委權閣寺國無政令玩戎黷武民勞卒

社稷而帝不聽率群臣面縛以降朱

子於綱而特書漢亡亦春秋之意歟

襄王二十二年春新作南門公羊傳何以書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言作以興事皆更造

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

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見明堂位天子五

庫雉路魯之庫門制似天子臯門雉門制似天子應門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書

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其修泰妨農功

制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

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去声臨川王曰改

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

以見音現勞民為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

僖公嘗修泮宮復閔宮矣奚斯公子董其役史克

頌其事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閔宮頌僖公能復周

公之宇也卒章云奚斯所作泮宮諸侯之季

落成之詩閔宮則為僖公修廟之詩泮宮諸侯之季

其東西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

故曰泮宮深闕也宮廟也

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

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庫門天子臯門雉

門天子應門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天子

諸侯皆南面而聽政門必嚮南其來舊矣新其舊而

可為新作是必有舊制焉南門之借自僖公始罪其不

必書也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

侯之季僖公修之得其時制故不書新宮災太室屋

壞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

記新作焉吾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

非禮之制也高改舊制而增外書曰逆子釗

于南門之外此天子聽湖於南門之外書曰改乎

也顧命孔氏傳南門路寢門則知魯南門乃路門

也魯庫雉二門既用天子之制惟路門仍舊故僖公

因其弊而斥大之愚按僖公之經並無城菜土功之

事則庶幾其能愛民矣而猶有南門之役且不究於

過制而僭上春秋特書新作以譏之抑責備賢者之

欵意

夏部子來朝昭也莊氏二十四年傳富辰曰部雍曹滕文之

陰成武也北有部城夾祭鄭氏曰部姬姓國張氏曰部雍曹滕文之

鼎北部也在今單州成武部子來朝南部也今年單州有

二部城王氏曰部分爲南北皆附庸於宋劉氏曰若失

羊云失地之君也按經無異文無所據也宋劉氏曰若失

地之君何得言朝也按經無異文無所據也宋劉氏曰若失

來且九十年部子失地殆三世矣猶在春秋前按春秋行

近朝人情乎不○五月乙巳西宮災

魯子曰以有西宮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則有東宮矣

莊氏曰公別宮何氏曰禮夫人居小宮少在前右

西宮左勝居東宮少在後家氏曰小寢人君燕私之地

災見於是警戒深矣人君之過不在朝路臨蒞之時而

常在深宮燕處之際天之示譴豈徒然哉○陸氏曰穀

穀梁以僖公受國閔公繼之直是僖公之西宮爾劉氏曰

穀以新宮近祚官而更謂之西宮君父何爲不可謂之新

○鄭人入滑左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子士洩堵

侯滑服於衛遠與師而入其國必欲滑爲已屬蓋強之

凌弱如此王氏曰滑與鄭爲鄰齊桓時常與鄭同盟幽

今中國無伯鄭首從楚遣二卿長駟而入滑無忌憚甚

矣故略而人之張氏曰此記天王出居于鄭之始魯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左傳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

主焉爾何氏曰狄稱人之能常與中國張氏曰書狄例以

今衛欲城邢而於齊稱人之能常與中國張氏曰書狄例以

之衛故城邢而於齊稱人之能常與中國張氏曰書狄例以

天下之公心也家氏曰甚哉齊孝之意明矣此見聖人

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據狄而却之已乃與

盟于邢書曰厥父苗厥子乃弗肯播厥父基厥子乃弗

肯堂其齊孝之謂乎罕庵項氏曰邢人狄人伐衛見邢

之中國狄也齊人以狄人盟于邢見齊之中國狄也

伐衛盟邢春秋皆以狄人盟于邢見齊之中國狄也

以深惡中○冬楚人伐隨

還穀梁傳隨國也杜氏曰隨國今義陽隨縣

州路隨州張氏曰楚力方強隨欲復漢東諸侯

而德不足以勝之此所以召兵而自屈也左氏罪其不

量力不若孟子勝師文王所以論高氏曰隨自是服

至哀元年会楚子圍蔡襄陵許氏曰楚既服

隨則將爭衡於上國而未欲盟之其能詘乎

執中國也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曰吾與之約
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
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鄭氏曰以重許也
執書之宋率諸侯為會而蠻夷執會主諸侯莫違故以同

執宋公者楚子也

上故宋公之執不待言楚而伯之

為楚矣前盟鹿上後使宜申楚皆稱人此獨許子者
蓋執宋公不可言執宋人宋公既爵則陳蔡鄭許曹
皆須爵否則疑若君與大夫會何以不言楚子執之
五國稱爵則楚不得不稱爵據漢梁會下執言

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為義
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

曰不與楚子執宋公故以諸侯共執為文所以抑強
夷而存中國也陳氏曰執非伯討恒稱人齊執陳轅
濤塗伐稱君執稱人晉執衛侯會稱君執稱人韓不
信執宋仲幾會稱大未執稱人此楚子執宋公是為

不再稱楚人執齊慶封亦不申言楚人猶曰諸侯執
不申言楚人執齊慶封亦不申言楚人猶曰諸侯執
之云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眾何弱於趙然

澠池之會音緬蔣相如一奮其氣威信音伸敵國秦雖虎

狼猶不敢動史蔣相如傳秦王告趙王會澠池相如

之相如請秦王擊鉞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相
如請得以頸血滅大王矣左右欲刃之相如叱之皆
靡秦王乃一擊鉞秦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
以待秦秦不敢動况以五國之君

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
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

反而縮猶不可耻矧南面之君也哉其以諸侯執之

辭何也譏諸侯也南面之君兵馬非不多也力非不
足也而聽蠻夷之君執辱盟主故譏之宋公德不足
懷慮不及遠而求諸侯以及於難故罪之孔

備請司馬以行以楚之夷而可信其詐偽之約乎徒
出約之是輕以其身溷於虎狼之群也陳蔡鄭許曹
皆中國也豈夷執會主而無一人伸義以正曲直之
分豈非自同於夷狄之類乎故以諸侯同執為文以
罪襄公非但不識楚人謫詐之心且無以知五國之
不同心而輕為是會也懷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
而好自然春秋為去聲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
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者
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尊王
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孟之會直書其
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尚氏曰楚自是稱子而序
於諸侯之上於此見中國
衰而夷狄盛也魯執宋公以伐宋華夷爭伯也執
衛行人比宮結以侵衛諸侯無伯也以上公之尊同
於匹夫之微倪就執辱宋襄之圖伯末矣齊之盟楚
序陳蔡之下鹿上之盟楚序齊下蓋荆楚雖強初與
中國之會盟猶未敢偃然自肆也至是列陳蔡之上
蓋有主會之志矣而宋襄德寡國弱欲尸盟主之權

故楚額設詐會之而攻其國以懼中國之諸侯而取
威振伯也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故雖宋襄不能霸
而揭宋公於會盟之首所以辨夷夏之大分也于齊
鹿上楚皆書人此會書楚人則疑非楚君故防書楚
子四夷雖大皆曰子荆楚僭王而書之以子雖曰稱
爵而抑之之意實在其中然以子爵亞於宋公而位
中國諸侯之上則兩伯之位不待春秋之終而已見
矣故止齋陳氏曰宋楚初爭長也楚稱子而序陳蔡
鄭許曹之上不知諸
侯之從楚與從宋與

冬公伐邾邾魯之屬也**不來獻捷**為邾滅須句故**王曰**大旱經時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為邾滅須句故**王曰**大旱經時

不曰來獻宋捷為于偽**魯諱也**隱之也**張氏曰**不曰宋捷

宋捷以威魯逞其詐力誇示於我僖公不能拒絕而
受其使命待以賓禮特書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
來獻而不言宋為內諱也

與音預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計者拒其使去声下同而

不受可也國注曰魯不當受其來獻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

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見禮記之命也以客禮待之

事瞞焉有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丁念反

謂之在堂隅之上又以軍獲遺惟季獻諸侯其橫去声逆

甚矣高氏曰中國於夷狄則有拒其使而不受聲其

罪而致討不患無詞曾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

荆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也稱人貶

曰楚暴犯中國欺詐宋公執而伐之威動天下既

其君又隱其捷乎宋以伸有道之弱而沮無道之

勝陳氏曰君使大夫何以特稱人貶之也孟會不稱

子無以見宋楚之爭長獻捷不人之則是遂予楚也

自是至椒之聘始有君大夫稱曰楚人者楚

子也稱使則知為楚子矣自屈完盟召陵楚臣之見

經自此始獻者下奉上之詞不書楚執不書楚

子使百申獻捷不與荆蠻之凌中國也執宋公以諸

侯同執為文不書宋捷諱曾受捷之惡責中國諸侯

之從蠻夷也經書獻捷者二齊侯獻戎捷書爵書戎

捷楚願獻宋捷書人不書宋捷存中國而抑夷狄之

義著矣晉景公使鞏朔獻齊捷于周天子猶責其奸

先王之禮况以蠻夷暴虐中國而可受其捷乎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以釋之子薄

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會者外為主焉亦外

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日之也不言楚不

與楚專釋也言諸侯者起霍之會諸侯也

曰薄史記作亳漢山陽溱縣即湯都張氏曰拱州考城

漢薄縣考城縣

屬今汴梁路睢州

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為于偽反下

同受郤鼎立華戶化督也桓二會于澶淵言宋災故

者為葬蔡侯不討般音也襄二

年盟不書所為而盟于

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亦美執而伐之以其俘

獲來遺惟季反是夷狄反為中國主禽獸將逼人而食

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亂臣賊子

中國皆天下大變故會于穆于檀淵盟于薄皆書其所為然于穆于薄不入諸侯而檀淵人諸侯之大夫者世子弑君尤天下大變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

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反與歃血

要於遙反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

事已真都田反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

魯諱以深貶之也諸侯若能使宋人征繕而

則楚人當情愧理屈而歸宋公之不暇矣今僖公齊於獻捷之威與五國為會求盟於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正中楚人之詭計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亦不書宋公歸自楚而曰釋宋公蓋其執其釋皆

制於夷而聖人全中國之體故諱之罪魯與諸侯之无能為也凡諸侯見執而不失國書曰某侯

某歸于某此不書名而言釋以為執之釋之皆在諸侯若是而尚可以求諸侯乎

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書公不予楚以專釋之辭也或以

為嘉我公之救患微旨誤矣春秋書公會諸侯

平于楚以釋其執盟于宋為宋請服于楚以釋其圍楚雖主盟而春秋皆書公會諸侯不以霸權予楚而憫中國之失霸也

襄王十一年二十有二年襄王十三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其俱

按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大皞音皞胡老反與有濟子禮反

祀杜氏曰大皞伏羲之後封於濟故世祀之邾人滅之須句

西張氏曰須句在東平府須昌縣今東平府須昌縣

穆二十二年成三十四

穆二十二年成三十四

穆二十二年成三十四

穆二十二年成三十四

子來奔因成風也杜氏曰須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

君焉須句雖別國而削弱為魯私屬若審如

是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

命而專為于偽母家報然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

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本穀非所以為禮也與收

奪者附庸也無以異矣歸其君使為我

我取之也張氏曰信公非有崇明祀保小寡之公心

而徒徇母之私意故無以服邾而致升陘之冠春秋

書之亦不異於他日之伐取也陳氏曰春秋嚴義利

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人滅須句須

句于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邾文七年再

丘公立而不撫邾鄆叛而來書取邾文七年再

書取須句而傳謂實邾文公于焉比事而觀則魯之

取須句非以存其祀實貪其土耳其使果有與滅繼絕

之功則春秋必書公伐邾歸

須句于須句以著其善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左傳鄭伯如楚宋公伐鄭

鄭伯如楚宋公伐鄭鄭伯如楚宋公伐鄭

鄭伯如楚宋公伐鄭

鄭伯如楚宋公伐鄭

鄭伯如楚宋公伐鄭

鄭伯如楚宋公伐鄭

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

取之故諱公以深罪之也張氏曰書及公戰也不言公者蓋公不以

心審矣經書內及戰者三乾時以納離人之子

皆諱公以敗之於奚雖疆事之捷然內兵書及是亦

被毒於此故不諱敗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

矣君將與之非可赦也已弗聽戰于泓宋人既成列

公曰不可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

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

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也寡人雖

而不可乎猶有懼焉且今

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苛獲則取之何有於一毛明

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

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日事遇朔日朔春秋

以師敗乎人責之也泓之戰以為復雩之耻也宋襄公

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

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不答反其敬愛人

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

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胄非以與國也則

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耻哉泓水名

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為

至仁大義公修仁行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見大順事怨

施者王政之本也宋襄秦穆所以不遂伯也始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去聲奪長畏兩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

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

國之君魚云云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

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

敢行而獨愛重直用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

分均出後為仁義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陳仲子以避兄離

母居於音陵為廉乎倫先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

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去也

宋襄公好戰而不務本飾小名而妨大德此無異

盜跖以分均為仁出後為義也彼君子不然正其義

無見小利欲速者遺本者也見小利者計未者也

故詞繁不殺反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宋襄公

執見釋而猶爭諸侯楚以夷狄而干中夏故泓之戰

雖曲在宋而春秋詞無所予張氏曰春秋以襄公主

是戰則知聖人罪其懷謙求欲昧大義而徇小節以

取敗國殄民自及其身之禍楚子救鄭而不言救又

貶稱人惡夷狄也曰楚子稱人惡夷狄之敗

中國也故微之微者宋公病之矣愚按宋以衛侯許

宋不能勝楚之微者宋公病之矣愚按宋以衛侯許

男滕子伐鄭而泓戰止書宋公者蓋夏首伐鄭之師

既歸及秋楚救鄭不及因遂伐宋宋公帥師往逆之

而與戰欲雪孟之耻而不度其力之不能也宋公身

傷而不言宋公敗績猶為中國諱辱耳若楚君敗績

則直書之矣曰公羊美宋襄之守信云文王

之戰亦不過此夫文王以仁義行師不應似宋襄徒

守匹夫之信不知事機也曰文王德不加焉則

申甲

襄王十有二年襄二十四卒文二十三年文九惠三十四

之功使為令尹陳亦不從宋盟齊則陳從楚會孟執宋公伐宋則
陳從楚考之經唯見陳之服於楚不見陳之貳於宋今
楚討陳之貳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
即証以貳宋之罪伐之而取其二邑積其勢不至於滅
陳不已也襄公○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成公也
貴仕春秋人桓公○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成公也
之意可見矣桓公○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成公也
桓公桓公○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成公也
間從夷故子之後復稱伯高氏曰不名者史佚之

按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侯曰杞夏餘也而

即東 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

禮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海陵

曰杞本侯爵或稱伯或稱子稱伯者雜夷禮降一等

稱子者純夷禮降二等魯人因其來朝而賤之仲尼

陟諸侯爵次以見音褒貶不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

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

以禮義也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人類滅矣

禮曰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將恐

人之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

夷禮則便 魯桓篡弑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

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襄公

稱子所謂中國諸侯而用夷禮則夷之者也○

吳氏曰杞二王之後宜與宋同爵其初有稱東樓公

者蓋公爵也後以小弱而自降為伯今又降為子以

告終也杞前此計告不通於魯成公魯之甥始來告

喪自此以後杞君之卒皆計矣 二十有四年齊孝七年晉惠十五年魯文二十

狄伐鄭子士洩堵俞弥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

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王弗聽使類叔批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秋七月冬天子出居于鄭

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

類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為后

富辰諫不聽太叔帶通于隗氏初甘昭公有寵於惠

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隗氏王絀狄女類叔懼狄之怨已遂奉

叔帶以狄師攻王何寧使諸侯圖之王曰先出及其謂我

國人納之秋類叔挑子奉大叔以狄師伐王適鄭處

于汜大叔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自周無出特書

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子不言出成十二年傳曰天子無外

而書出言其自絕于周而特書出居於諸侯不異故書

出無敵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皆言其自取之夫鄭

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

也忍小忿暱女乙懿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

富辰諫曰周公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之詩曰

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鄭有平惠之勳厲宣之親

而釁昧頑嚚皆則之庸動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

者即釁從昧與頑用豎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

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值乎王者以天下為家禮運聖人耐以京師為室

師者天子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

列國不能復推而列為國風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

其室而不保鷓鴣又則是寄生之君耳言寄生猶貶

而書出以為後戒唐資突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戎

狄之禍劉文靜傳高祖起太原文靜請與突厥連

定京師金帛子女尺歸可汗始畢大喜即遣二千騎

隨文靜至自是突厥恃功須求無厭又數入寇世為

患唐晉籍契反詰結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

計敬塘敬塘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入馮門與唐戰

敗之作策書命敬塘為大晉皇帝後張彥澤叛降契

丹契丹兵大率入寇執出帝北遷和龍城供饋不給

絕食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

信矣襄陵許翰曰鄭執王使是無王也王啓狄師是

春秋戒襄王之所出也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

者宅其所有之稱稱居書出言其自絕於周

天子不言出獨襄王書出者自絕天位雖居于鄭猶

若出在四海之外然王者至尊故不曰奔雖在外皆

曰居禮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此之謂也出而

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

之意也昭二十六年傳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存天

臣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以天下率土之濱莫非王

擅也陳氏曰王出不書為尊尊諱也子類之難惠王

未有過也鄭魏圖之執燕仲父殺子類逾年而復辟

故諱之也襄王出居于鄭以為無足諱焉耳愚按叔

帶之有寵於惠王猶子類之有寵於莊王也叔帶之

攻王猶子類之伐王也襄王之適鄭處於汜猶惠王

之適鄭處於櫟也然惠王之處櫟不書而襄王出居

于鄭特書之者所以罪襄王也夫叔帶之召戎伐京

師已萌禍亂之階矣帶以罪奔齊踰十年而王復之

苟能明大倫之義而不致褻狎全同氣之恩而俾無

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

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度骨肉之恩故生而

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名罪之惡其親親相戚故稱

所有衛侯不念桓公之大德以絕先祖之支休甚矣

况當是時天子蒙塵于外郟在鄭地泥衛鄭之鄰方

伯連率之舊也衛侯既不能奔問官守帥師勤王乃

問王室之多故懷詐讓之謀以肆虐於宗聖人與天

親之國其無王之心聖人得不深誅之

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絕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筆列

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扶問反殊異端

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

而失義也親疎有等差者分之殊也以至公之理之

施之有等級而不紊則仁義之道盡矣故先王制五

服之節母黨不得同本族為人道者為其私親皆降

一等同姓之國其初一視一人之身春秋之法由仁義行

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楚宜等乎然則晉滅虞五

楚滅夔年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

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

無譏文者為于偽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

於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謂邢而殺之于

外秦穆公衛侯燬是也夫諸侯強暴卒于戈以覆人

之國并人之地雖有罪人猶得而備之今兩君皆出

詭計險謀使臣反其君下畔其上以快己兼并之欲

雖有道之國不知所備甚可惡也豈得與他滅國者

等哉故秦穆狄之而衛侯燬名張氏曰衛侯燬殘虐

不仁至於同所自出不知相保而肆強以絕滅之

使其臣為誦詐之事行盜賊傾覆之計人理所不容

故名之同於楚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

子慶之誘殺也

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

衡也若荆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夔乎

何誅宋子語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爲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

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文公也在位二十五年子鄭嗣是爲成公○宋蕩伯

姬來逆婦公羊傳宋蕩伯姬者向蕩氏之母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宋蕩伯姬來逆婦非

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杜氏曰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自爲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

越竟逆婦非禮故書

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音現於經者國

君不與大夫敵也常事合禮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

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姑自逆

婦其失明矣劉氏曰伯姬嫁不見經蓋內女雖親體社以愛易典主大夫之昏是卑朝廷而慢宗廟非安

上治民之節也臨川吳氏曰伯姬納內女爲其子之

也况昏禮當夫自來親迎豈有姑來逆婦之禮乎家

氏曰禮有親迎婦從夫也今屈尊者以逆卑者而亦

謂公不使大夫主之分故特書以譏之張氏曰姑自逆

逆則稱字姑來逆故稱婦祀伯姬來求婦亦主姑而

宋殺其大夫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見莊二十四年曹

名公子印則書官此及文七年不紀名氏蓋因魯史舊

文而無大夫三出內娶也非也劉氏曰公羊云不名者宋

且君娶一卿而一國之內何得悉無大夫哉詭辭不經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左傳楚令尹子玉追秦師不

傳納者內不受也杜氏曰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為頓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一事也頓國汝陰南頓縣張氏曰今屬陳州姓國也馬

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

之正也馬按諸侯納失國之君合於義則不書書楚伯不與大納頓子不與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

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去

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曰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

治之意也張氏曰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國而定其位反使夷狄行其義閔中國之無霸也陳氏

曰齊桓卒楚始與諸夏盟于齊盟鹿上執宋公納頓子修然與廢置諸侯春秋之所懼也馬按楚圍陳納頓子干頓書法如楚伐吳執齊慶封殺之蓋一事耳夫頓國小弱而介於陳楚之間陳欲迫而兼并之故

前年楚伐陳城頓而還此年納頓子保全微國以示

恩責義於陳以示威其意皆與為圖伯之地也頓後

僅一從十國會而伐吳戰雞父陳衰而服屬於楚也

楚結陳佗人所滅是時陳亦屢滅於楚而僅存非能

剖分其地特助楚為虐耳比事以觀而知中國之衰

矣王氏曰失地出奔則名他國納之不名以諸侯不

得相名也故頓子北燕伯皆不名之何閔陳事劉氏曰

納頓子者陳也按經文楚自納之何閔陳事劉氏曰

公羊以謂何也以不言遂兩之也非也頓子之奔由陳

其文與事詳矣豈得言遂哉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宮慶盟于洮

左傳衛人平宮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宮平也穀梁傳宮無大夫其曰宮慶何也以公之會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洮魯地張氏曰衛成公孫平喪未踰年也愚按宮慶者曾之婿之故因衛成公為平於二國遂來會盟君盟大夫自浮來而已然矣此不敗者從同同趙氏曰穀梁大夫自浮來而已然矣此不敗也按事接於魯雖非命卿皆書名傳不達此例遂穿鑿尔

襄王二十有六年晉文二齊孝九衛成公鄭元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

衛甯速盟于向莒莊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臨川吳氏曰衛本欲平魯莒之怨洮盟也

子不親至信公必欲與莒子盟故復為此會也

梁云公不盟今又屢盟所以致齊之討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

鄆弗及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

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師則無以見稱人為數矣

齊師書追書至鄆弗及罪魯也至不知追

而不及言內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眾則稱師前

書齊人是見音現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眾

以邀魯也其為讓許元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

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

鄆深入也追齊師至鄆是也鄆者齊地在二紀季至者言

遠也公救成至遇譏其怯而不進遇魯地也弗者

遷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能及也弗敢及也弗敢

及者畏也善養氣者匹夫不為千乘屈孔子夾谷之

會齊師四陳掛讓指麾而景公服計齊人之眾不足

以當景公信公之勢足以勝定公之末年寇至不能

禦去又不敵及是卒百姓而棄之也乃乞師于楚以

術所失者多矣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

之公羊云其言至鄆弗及何侈也穀梁云大

何用曲為義劉氏曰以公追人就令勝之尚何可後哉且是後齊復伐我明不畏魯甚矣數見卑侮猶以

夏齊人伐我北鄙左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

喜從之曰寡君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

小人之命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

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匡

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

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奔命發我恃

此以不恐齊侯乃還補注孝公有服展喜之善何以不

褒而書人曰內以諱為惡外以諱為善此齊侯也其稱

入為之左傳齊人伐齊左傳齊人伐齊泲之盟故也張氏

諱也左傳齊人伐齊左傳齊人伐齊泲之盟故也張氏

伐之左傳齊人伐齊左傳齊人伐齊泲之盟故也張氏

瀆其過在曾非齊人之所當問也齊孝公乃連與侵伐

之師非義甚矣其致衛之左傳公子遂如楚乞師左傳

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

以其不臣也左傳齊師者何卑左傳也曷為內外同若

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去聲凌長展兩又遷怒

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泲又與

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左傳齊侯本以泲向二盟

公左傳子於是與左傳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

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

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

高氏曰楚僭王矣而諸侯更推為盟主魯見侵伐於

齊乃乞師於楚以伐之左傳導夷狄以伐中國是禽獸將

逼入天下之大變也書曰乞師深罪之也魯頌赫公

楚寧無愧乎張氏曰僖公初年頗有意於治國務農

閔雨國以殷富中年漸肆荒怠浸失政於大臣城項

取執於桓公迨齊霸不組不及間暇修明政刑民事
既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遠乞師于夷
狄以刷其耻夫子罪滅文仲竊位從公子遂借兵強
夷為國之無謀也使其立展禽以為政所以輔信公
者必有道矣向至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
乞楚師以伐齊哉音也書乞師惡魯不能內脩戎備而外乞師於夷
現矣陳氏曰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
狄陳氏曰滅宣叔如晉乞師不書乞諸夷狄然後書
外乞師亦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甲師也乞師於
夷狄志中國之誑於夷狄也趙氏曰天子在上
而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乞師例見成十二年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夔求龜反公作隗夔楚成得

夔夔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夔子歸夔夔求龜反公作隗夔楚成得
歸州屬今辰州路

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據路嬰兒沈嘉許

而夔何以獨不名按左氏夔子不祀祝融與鬻音能

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人讓之對曰我先

君能擊至有疾始封之祖鬼神弗赦自竄七亂于夔

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劉氏曰

公不敢祀公劉衛祖康叔不敢祀而夔祖熊摯是不

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

特存其爵而不名也國滅而虜無不名者因

所以取滅者乃非其罪故假之也楚讓夔不祀祝融

鬻熊夔曰云云楚祖鬻熊夔祖熊摯是不得祀者也

是滅之春秋以謂非其罪也故黜楚而伸夔有王者

名入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夷狄曰不名者略

姓名此楚子頹也則其不名何楚子之名未登於春
秋也楚自武王始見於傳文王始見於經猶以州卒

也至成王而後書楚人孟之會嘗書楚子矣而復人之顯之名非遇弒未登於春秋則滅廢固不名也滅

夔名之則疑於衛侯燬

冬楚人伐宋圍緡緡楚今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緡今而即晉可謂能速於徙義者矣楚伐其國而圍其邑書以著夷狄之肆橫也

宋成既朝楚又即晉而為楚所伐無益於自免而有忘讎之耻使晉文不與則宋之為宋

豈不殆哉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穀梁傳曰凡師能左右

雖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

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

公至自伐齊穀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必自此始也

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穀梁傳曰左右謂進

以者行 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本穀梁傳曰言

公意 夫皆佩華即夷取人之邑為已有失正甚矣也

吳氏曰公不用魯師而用楚師雖能取齊之邑而借

援強夷辱國莫大焉將以刷西鄙此鄙之耻而適所

耻也 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穀梁傳曰以

近大國招禍深怨危亡之道 高氏曰穀梁傳曰

楚以其眾付魯使自用之以伐齊也伐霸主之後用

夷狄之兵信公之免可謂幸矣故特書至以危之

圍齊從霸主討齊靈之暴橫圍齊而書至伐者予之

也此年以楚師伐齊哀十年會吳伐齊皆用蠻夷報

然於大國其致危之也或曰春秋貶公之以楚伐齊

召陵之會中國不能救蔡蔡不得已而借援於吳吳

